# 舊唐書/卷10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馬懷素　褚無量　劉子玄　徐堅　元行沖　吳兢　韋述 ◄

舊唐書
卷一百〇三
列傳第五十三　郭虔瓘　張嵩　郭知運　王君㚟　張守珪　牛仙客　王忠嗣

► 高仙芝　封常清　哥舒翰

郭虔瓘

郭虔瓘，齊州歷城人也。開元初，累遷右驍衛將軍，兼北庭都護。二年春，突厥默啜遣其子移江可汗及同俄特勒率精騎圍逼北庭，虔瓘率眾固守。同俄特勒單騎親逼城下，虔瓘使勇士伏於路左，突起斬之。賊眾既至，失同俄，相率於城下乞降，請盡軍中衣資器杖以贖同俄。及聞其死，三軍慟哭，便引退。默啜女婿火拔頡利發石阿失畢時與同俄特勒同領兵，以同俄之死，懼不敢歸，遂將其妻歸降。虔瓘以破賊之功，拜冠軍大將軍，行右驍衛大將軍。又下制曰：

朕聞賞有功、報有德者，政之急也。若功不賞，德不報，則人何謂哉。雲麾將軍、檢校右驍衛將軍，兼北庭都護、翰海軍經略使、金山道副大總管、招慰營田等使、上柱國、太原縣開國子郭虔瓘，宣威將軍、守右驍衛翊府中郎將、檢校伊州刺史兼伊吾軍使、借紫金魚袋、上柱國郭知運等，早負名節，見稱義勇。頃者柳中、金滿，偏師禦敵，蕭條窮漠之外，奔迫孤城之下。強寇益侵，援兵不至，既守而戰，自秋涉冬，櫪馬長嘶，戍人遠望。謀以十勝，成其九拒。遂能摧日逐之遺種，斬天驕之愛息。豈耿恭、班超，獨高前史；將廉頗、李牧，與朕同時。眷言茂勛，是所嘉嘆。信可以疇其井邑，昭示遐邇，俾勞臣觀而懦夫立焉。虔瓘可進封太原郡開國公，知運可封介休縣開國公。

虔瓘俄轉安西副大都護、攝御史大夫、四鎮經略安撫使，進封潞國公，賜實封一百戶虔

瓘及奏請募關中兵一萬人往安西討擊，皆給公乘，兼供熟食，敕許之。將作大匠韋湊上疏曰：

臣聞兵者兇器，不護己而用之。今西域諸蕃，莫不順軌。縱鼠竊狗盜，有戍卒鎮兵，足宣式遏之威，非降赫斯之怒。此師之出，未見其名。臣又聞安不忘危，理必資備。自近及遠，強幹弱枝，是以漢實關中，徙諸豪族。今關輔戶口，積久逋逃，承前先虛，見猶未實。屬北虜犯塞，西戎駭邊，凡在丁壯，征行略盡。豈宜更募驍勇，遠資荒服。又一萬行人，詣六千餘里，咸給遞馱，並供熟食，道次州縣，將何以供？秦、隴之西，人戶漸少，涼州已去，沙磧悠然。遣彼居人，如何得濟？又萬人賞賜，費用極多；萬里資糧，破損尤廣。縱令必克，其獲幾何？儻稽天誅，無乃甚損！請令計議所用所得，校其多少，即知利害。況用者必賞，獲者未量，何要此行，頓空畿甸。且上古之時，大同之化，不獨子子，不獨親親，何隔華戎，務均安靖。洎皇道謝古，帝德慚皇，猶尚綏懷，不從征伐，有占風覘雨之客，無越海逾山之師。其後漢武膺圖，志恢土宇，西通絕域，北擊匈奴。雖廣獲珍奇，多斬首級，而中國疲耗，殆至危亡。是以俗號昇平君稱盛德者，咸指唐堯之代，不歸漢武之年。其要功不成者，復焉足比議？惟陛下圖之。

虔瓘竟無克獲之功。尋遷右威衛大將軍，以疾卒。

其後，又以張嵩為安西都護以代虔瓘。嵩身長七尺，偉姿儀。初進士舉，常以邊任自許。及在安西，務農重戰，安西府庫，遂為充實。十年，轉太原尹，卒官。俄又以黃門侍郎杜暹代嵩為安西都護。

郭知運

郭知運字逢時，瓜州常樂人。壯勇善射，頗有膽略。初為秦州三度府果毅，以戰功累除左驍衛中郎將、瀚海軍經略使，又轉檢校伊州刺史，兼伊吾軍使。開元二年春，副郭虔瓘破突厥於北庭，以功封介休縣公，加雲麾將軍，擢拜右武衛將軍。其秋，吐蕃入寇隴右，掠監牧馬而去，詔知運率眾擊之。知運與薛訥、王晙等掎角擊敗之，拜知運鄯州都督、隴右諸軍節度大使。四年冬，突厥降戶阿悉爛、　　跌思太等率眾反叛，單於副都護張知運為賊所執，詔薛訥領兵討之。叛賊至綏州界，詔知運領朔方兵募橫擊之，大破賊眾於黑山呼延谷，賊舍甲仗並棄張知運走。六年，知運又率兵入討吐蕃，賊徒無備，遂掩至九曲，獲鎖及甲馬耗牛等數萬計。知運獻捷，遂分賜京文武五品已上清官及朝集使，拜知運為兼鴻臚卿、攝御史中丞，加封太原郡公。八年，六州胡康待賓等反，詔知運與

王皎討平之，拜左武衛大將軍，授一子官，賜金銀器百事、雜彩千段。九年，卒於軍，贈涼州都督，錫米粟五百斛、絹帛五百段，仍令中書令張說為其碑文。知運自居西陲，甚為蕃夷所憚，其後王君㚟亦號勇將，時人稱王、郭焉。子英傑、英乂。

英傑官至左衛將軍。開元二十一年，幽州長史薛楚玉遣英傑及裨將吳克勤、烏知義、羅守忠等率精騎萬人及降奚之眾以討契丹，屯兵於榆關之外；契丹首領可突幹引突厥之眾拒戰於都山之下。官軍不利，知義、守忠率麾下便道遁歸。英傑與克勤逢賊力戰，皆沒於陣。其下精銳六千餘人仍與賊苦戰，賊以英傑之首示之，竟不降，盡為賊所殺。英乂，劍南西川節度使，自有傳。

王君㚟

王君㚟，瓜州常樂人也。初，為郭知運別奏，驍勇善騎射，以戰功累除右衛副率。及知運卒，遂代知運為河西、隴右節度使，遷右羽林軍將軍，判涼州都督事。開元十六年冬，吐蕃大將悉諾邏率眾入寇大斗谷，又移攻甘州，焚燒市里而去。君㚟以其兵疲，整士馬以掩其後。會大雪，賊徒凍死者甚眾，賊遂取積石軍西路而還。君㚟令副使馬元慶、裨將車蒙追之，不及。君㚟先令人潛入賊境，於歸路燒草。悉諾邏還至大非川，將息甲牧馬，而野草皆盡，馬死過半。君㚟襲其後，入至青海之西，時海水冰合，君㚟與秦州都督張景順等率將士並乘冰而渡。會悉諾邏已度大非山，輜重及疲兵尚在青海之側，君㚟縱兵盡俘獲之，及羊馬萬數。君㚟以功遷右羽林軍大將軍，攝御史中丞，依舊判涼州都督，封晉昌伯。拜其父壽為少府監，仍聽致仕。上又嘗於廣達樓引君㚟及妻夏氏設宴，賜以金帛。夏氏亦有戰功，故特賞之，封為武威郡夫人。其冬，吐蕃寇陷瓜州，執刺史田仁獻及君㚟父壽，殺掠人戶，並取軍資及倉糧。又進攻玉門軍及常樂縣。仍縱僧徒使歸涼州，謂君㚟曰：「將軍常欲以忠勇報國，今日何不一戰？」君㚟聞父被執，登陴西向而哭，竟不敢出兵。

初，涼州界有回紇、契苾、思結、渾四部落，代為酋長，君㚟微時往來涼府，為回紇等所輕。及君㚟為河西節度使，回紇等怏怏，恥在其麾下。君㚟以法繩之，回紇等積怨，密使人詣東都自陳枉狀。君㚟遽發驛奏「回紇部落難制，潛有叛謀。」上使中使往按問之，回紇等竟不得理。由是瀚海大都督回紇承宗長流瀼州，渾大德長流吉州，賀蘭都督契苾承明長流藤州，盧山都督思結歸國長流瓊州。右散騎常侍李令問、特進契苾嵩以與回紇等結婚，貶令問為撫州別駕，嵩為連州別駕。於是承宗之黨瀚海州司馬護輸糾合黨與，謀殺君㚟，以復其怨。會吐蕃使間道往突厥，君㚟率精騎往肅州掩之，還至甘州南

鞏幰驛，護輸伏兵突起，奪君㚟旌節，先殺其左右宗貞，剖其心，云是其始謀也。君㚟從數十人與賊力戰，自朝至晡，左右盡死。遂殺君㚟，馱其屍以奔吐蕃。追及之，護輸遂棄君㚟屍而走。上甚痛惜之，制贈特進、荊州大都督，給靈輿遞歸京師，葬於京城之東，官供喪事。仍令張說為其碑文，上自書石以寵異之。

吐蕃之寇瓜州也，分遣副將莽布支攻常樂縣，縣令賈師順嬰城固守。及瓜州城陷，大將悉諾邏又盡引其眾乘勢以攻之，數日不陷。賊中有分得漢口為妻者，其妻弟在常樂城中，悉諾邏使夜就城下詐為私見，謂師順曰：「瓜州已破，吐蕃盡眾來此，豈有拒守之理？小人妻弟在城，情有所念，明府何不早降，以全城中之眾。」師順答曰：「漢法，降賊者九族為戮，吾受國官爵，祗可以死拒寇，豈得背恩降賊！」悉諾邏知師順不降，又攻城八日，復令前使謂師順曰：「明府既不肯降，吾眾欲還，城中豈無財物以相贈耶？」師順請脫士卒衣裳以為賂。悉諾邏知城中無財帛，夜燒死人，收營而去，引眾毀瓜州城。師順遽開門收器械，更修守備。吐蕃果使精騎回襲，而巡城知有備，始去。

賈師順者，岐州人也。以守城之功，累遷鄯州都督、隴右節度使。入為左領軍將軍，病卒。

張守珪

張守珪，陝州河北人也。初以戰功授平樂府別駕，從郭虔瓘於北庭鎮，遣守珪率眾救援，在路逢賊甚眾，守珪身先士卒，與之苦戰，斬首千餘級，生擒賊率頡斤一人。開元初，突厥又寇北庭，虔瓘令守珪間道入京奏事，守珪因上書陳利害，請引兵自蒲昌、輪臺翼而擊之。及賊敗，守珪以功特加遊擊將軍，再轉幽州良社府果毅。守珪儀形瑰壯，善騎射，性慷慨，有節義。時盧齊卿為幽州刺史，深禮遇之，常共榻而坐，謂曰：「足下數年外必節度幽、涼，為國之良將，方以子孫相托，豈得以僚屬常禮相期耶！」守珪後累轉左金吾員外將軍，為建康軍使。

十五年，吐蕃寇陷瓜州，王君㚟死，河西恟懼。以守珪為瓜州刺史、墨離軍使，領餘眾修築州城。板堞才立，賊又暴至城下，城中人相顧失色，雖相率登陴，略無守禦之意。守珪曰：「彼眾我寡，又創痍之後，不可以矢石相持，須以權道制之也。」乃於城上置酒作樂，以會將士。賊疑城中有備，竟不敢攻城而退。守珪縱兵擊敗之。於是修復廨宇，收合流亡，皆復舊業。守珪以戰功加銀青光祿大夫，仍以瓜州為都督府，以守珪為都督。瓜州地多沙磧，不宜稼穡，每年少雨，以雪水溉田。至是渠堰盡為賊所毀，既地少林木，

難為修葺。守珪設祭祈禱，經宿而山水暴至，大漂材木，塞澗而流，直至城下。守珪使取充堰，於是水道復舊，州人刻石以紀其事。明年，遷鄯州都督，仍充隴右節度。

二十一年，轉幽州長史、兼御史中丞、營州都督、河北節度副大使，俄又加河北采訪處置使。先是，契丹及奚連年為邊患，契丹衙官可突幹驍勇有謀略，頗為夷人所伏。趙含章、薛楚玉等前後為幽州長史，竟不能拒。及守珪到官，頻出擊之，每戰皆捷。契丹首領屈剌與可突幹恐懼，遣使詐降。守珪察知其偽，遣管記右衛騎曹王悔詣其部落就謀之。悔至屈剌帳，賊徒初無降意，乃移其營帳漸向西北，密遣使引突厥，將殺悔以叛。會契丹別帥李過折與可突幹爭權不葉，悔潛誘之，斬屈剌可突幹，盡誅其黨，率餘眾以降。守珪因出師次於紫蒙川，大閱軍實，宴賞將士，傳屈剌、可突幹等首於東都，梟於天津橋之南。詔封李過折為北平王，使統其眾，尋為可突幹餘黨所殺。二十三年春，守珪詣東都獻捷，會籍田禮畢酺宴，便為守珪飲至之禮，上賦詩以褒美之。遂拜守珪為輔國大將軍、右羽林大將軍、兼御史大夫，餘官並如故。仍賜雜彩一千匹及金銀器物等，與二子官，仍詔於幽州立碑以紀功賞。

二十六年，守珪裨將趙堪、白真陁羅等假以守珪之命，逼平盧軍使烏知義令率騎邀叛奚餘眾於湟水之北，將踐其禾稼。知義初猶固辭，真陁羅又詐稱詔命以迫之，知義不得已而行。及逢賊，初勝後敗，守珪隱其敗狀而妄奏克獲之功。事頗泄，上令謁者牛仙童往按之。守珪厚賂仙童，遂附會其事，但歸罪於白真陁羅，逼令自縊而死。二十七年，仙童事露伏法，守珪以舊功減罪，左遷括州刺史，到官無幾，疽發背而卒。

弟守琦，左驍衛將軍；守瑜，金吾將軍。守珪子獻城、守瑜子獻恭、守琦子獻甫，三人皆為興元節度使，各自有傳。

## 牛仙客

牛仙客，涇州鶉觚人也。初為縣小吏，縣令傅文靜甚重之。文靜後為隴右營田使，引仙客參預其事，遂以軍功累轉洮州司馬。開元初，王君㚟為河西節度使，以仙客為判官，甚委信之。時又有判官宋貞，與仙客俱為腹心之任。及君㚟死，宋貞亦為回紇所殺，仙客以不從獲免。俄而蕭嵩代君㚟為河西節度，又以軍政委於仙客。仙客清勤不倦，接待上下，必以誠信。及嵩入知政事，數稱薦之。稍遷太仆少卿，判涼州別駕事，仍知節度留後事。竟代嵩為河西節度使，判涼州事。歷太仆卿、殿中監，軍使如故。

開元二十四年秋，代信安王祎為朔方行軍大總管，右散騎常侍崔希逸代仙客知河西節度事。初，仙客在河西節度時，省用所積鉅萬，希逸以其事奏聞，上令刑部員外郎張利貞馳傳往覆視之。仙客所積倉庫盈滿，器械精勁，皆如希逸之狀。上大悅，以仙客為尚書。中書令張九齡執奏以為不可，乃加實封二百戶。其年十一月，九齡等罷知政事，遂以仙客為工部尚書、同中書門下三品，仍知門下事。時有監察御史周子諒竊言於御史大夫李適之曰：「牛仙客不才，濫登相位，大夫國之懿親，豈得坐觀其事？」適之遽奏子諒之言，上大怒，廷詰之，子諒辭窮，於朝堂決配流瀼州，行至藍田而死。

仙客既居相位，獨善其身，唯諾而已。所有錫賚，皆緘封不啟。百司有所諮決，仙客曰：「但依令式可也』，不敢措手裁決。明年，特封豳國公，贈其父意為禮部尚書，祖會為涇州刺史。俄又進拜侍中，兼兵部尚書。天寶年，改易官名，拜左相，尚書如故。其年七月卒，年六十八。內出絹一千匹、布五百端，遣中使送至宅以賻之，贈尚書左丞，謚曰貞簡。

初，仙客為朔方軍使，以姚崇孫閎為判官。及知政事，閎累遷侍御史，自雲能通鬼道，預知休咎。仙客頗信惑之。及疾甚，閎請為仙客祈禱，在其門下，遂逼仙客令作遺表薦閎叔尚書右丞弈及兵部侍郎盧奐堪代己，閎為起草。仙客時既危殆，署字不成，其妻因中使來吊，以其表上。玄宗覽而怒之，左遷弈為永陽太守，盧奐為臨淄太守，賜閎死。

王忠嗣

王忠嗣，太原祁人也，家於華州之鄭縣。父海賓，太子右衛率、豐安軍使、太谷男，以驍勇聞隴上。開元二年七月，吐蕃入寇，朝廷起薛訥攝左羽林將軍，為隴右防禦使，率杜賓客、郭知運、王晙、安思順以禦之，以海賓為先鋒。及賊於渭州西界武階驛，苦戰勝之，殺獲甚眾。諸將嫉其功，按兵不救，海賓以眾寡不敵，歿於陣。大軍乘其勢擊之，斬首一萬七千級，獲馬七萬五千匹，羊牛十四萬頭。玄宗聞而憐之，詔贈左金吾大將軍。

忠嗣初名訓，年九歲，以父死王事，起復拜朝散大夫、尚輦奉禦，賜名忠嗣，養於禁中累年。肅宗在忠邸，與之遊處。及長，雄毅寡言，嚴重有武略。玄宗以其兵家子，與之論兵，應對縱橫，皆出意表。玄宗謂之曰：「爾後必為良將。」十八年，又贈其父安西大都護。

其後，遂從河西節度、兵部尚書蕭嵩，河東副元帥、信安王祎，並引為兵馬使。二十一

年再轉左領軍衛郎將、河西討擊副使、左威衛將軍、賜紫金魚袋、清源男，兼檢校代州都督。嘗短皇甫惟明義弟王昱，憾焉，遂為所陷，貶東陽府左果毅。屬河西節度使杜希望謀拔新城，或言忠嗣之材足以輯事，必欲取勝，非其人不可。希望即奏聞，詔追忠嗣赴河西。既下新城，忠嗣之功居多，因授左威衛郎將，專知行軍兵馬。是秋，吐蕃大下，報新城之役，晨壓官軍，眾寡不敵。，師人皆懼焉。忠嗣乃以所部策馬而前，左右馳突，當者無不辟易，出而復合，殺數百人，賊眾遂亂。三軍翼而擊之，吐蕃大敗。以功最，詔拜左金吾衛將軍同正員，尋又兼左羽林軍上將軍、河東節度副使，兼大同軍使。二十八年，以本官兼代州都督，攝御史大夫，兼充河東節度，又加雲麾將軍。二十九年，代韋光乘為朔方節度使，仍加權知河東節度事。其月，以田仁琬充河東節度使，忠嗣依舊朔方節度。

天寶元年，兼靈州都督。是歲北伐，與奚怒皆戰於桑乾河，三敗之，大虜其眾，耀武漠北，高會而旋。時突厥葉護新有內難，忠嗣盛兵磧口以威振之。烏蘇米施可汗懼而請降，竟遷延不至。忠嗣乃縱反間於拔悉密與葛邏祿、回紇三部落，攻米施可汗走之。忠嗣因出兵伐之，取其右廂而歸，其西葉護及毗伽可敦、男殺葛臘哆率其部落千餘帳入朝，因加左武衛大將軍。明年，又再破怒皆及突厥之眾。自是塞外晏然，虜不敢入。天寶三載，突厥九姓拔悉密葉等竟攻殺烏蘇米施可汗，傳首京師。四載，加攝御史大夫，充河東節度采訪使。五月，進封清源縣公。

忠嗣少以勇敢自負，及居節將，以持重安邊為務。嘗謂人云：「國家昇平之時，為將者在撫其眾而已。吾不欲疲中國之力，以僥功名耳。」但訓練士馬，缺則補之。有漆弓百五十斤，嘗貯之袋中，示無所用。軍中皆日夜思戰，因多縱間諜以伺虜之隙，時以奇兵襲之，故士樂為用，師出必勝。每軍出，即各召本將付其兵器，令給士卒，雖一弓一箭，必書其名姓於上以記之，軍罷卻納。若遺失，即驗其名罪之。故人人自勸，甲仗充牣矣。

四載，又兼河東節度采訪使。自朔方至雲中，緣邊數千里，當要害地開拓舊城，或自創制，斥地各數百里。自張仁亶之後四十餘年，忠嗣繼之，北塞之人，復罷戰矣。五年正月，河隴以皇甫惟明敗衄之後，因忠嗣以持節充西平郡太守，判武威郡事，充河西、隴右節度使。其月，又權知朔方、河東節度使事。忠嗣佩四將印，控制萬里，勁兵重鎮，皆歸掌握，自國初已來，未之有也。尋遷鴻臚卿，餘如故，又加金紫光祿大夫，仍授一子五品官。後頻戰青海、積石，皆大克捷。尋又伐吐谷渾於墨離，虜其全國而歸。初，忠嗣在河東、朔方日久，備諳邊事，得士卒心。及至河、隴，頗不習其物情，又以功名富貴自處，望減於往日矣。其載四月，固讓朔方、河東節度，許之。

玄宗方事石堡城，詔問以攻取之略，忠嗣奏云：「石堡險固，吐蕃舉國而守之。若頓兵堅城之下，必死者數萬，然後事可圖也。臣恐所得不如所失，請休兵秣馬，觀釁而取之，計之上者。」玄宗因不快。李林甫尤忌忠嗣，日求其過。六載，會董延光獻策請下石堡城，詔忠嗣分兵應接之。忠嗣俛俯而從，延光不悅。河西兵馬使李光弼危之，遽而入告。將及於庭，忠嗣曰：「李將軍有何事乎？」光弼進而言曰：「請議軍。」忠嗣曰：「何也？」對曰：「向者大夫以士卒為心，有拒董延光之色，雖曰受詔，實奪其謀。何者？大夫以數萬眾付之，而不懸重賞，則何以賈三軍之勇乎？大夫財帛盈庫，何惜數萬段之賞以杜其讒口乎！彼如不捷，歸罪於大夫矣。」忠嗣曰：「李將軍，忠嗣計已決矣。平生始望，豈及貴乎？今爭一城，得之未制於敵，不得之未害於國，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哉？假如明主見責，豈失一金吾羽林將軍，歸朝宿衛乎！其次，豈失一黔中上佐乎？此所甘心也。雖然，公實愛我。」光弼謝曰：「向者恐累大夫，敢以衷告。大夫能行古人之事，非光弼所及也。」遂趨而出。及延光過期不克，訴忠嗣緩師，故師出無功。李林甫又令濟陽別駕魏林告忠嗣，稱往任朔州刺史，忠嗣為河東節度，云「早與忠王同養宮中，我欲尊奉太子。」玄宗大怒，因征入朝，令三司推訊之，幾陷極刑。會哥舒翰代忠嗣為隴右節度，特承恩顧，因奏忠嗣之枉，詞甚懇切，請以己官爵贖罪。玄宗怒稍解。十一月，貶漢陽太守。七載，量移漢東郡太守。明年，暴卒，年四十五。子震，天寶中秘書丞。

其後哥舒翰大舉兵伐石堡城，拔之，死者大半，竟如忠嗣之言，當代稱為名將。先是，忠嗣之在朔方也，每至互市時，即高估馬價以誘之，諸蕃聞之，競來求市，來輒買之。故蕃馬益少，而漢軍益壯。及至河、隴，又奏請徙朔方、河東戎馬九千匹以實之，其軍又壯。迄於天寶末，戰馬蕃息。寶應元年，追贈兵部尚書。

【贊】

史臣曰：郭虔瓘、郭知運、王君㚟、張守珪、牛仙客、王忠嗣，立功邊域，為世虎臣，班超、傅介子之流也。然虔瓘以萬人征西，請給公乘、熟食，可謂謀之不臧矣。君㚟以父執登陴，兵竟不出，此則不知門外之事，義斷恩也。守珪以至誠感神，取材成堰，與夫耿恭拜井，有何異焉？仙客爰自方隅，驟登廊廟，顯招物議，獨善其身，蓋才有不周，昧於陳力就列。忠嗣因青蠅之點，幾危其身，讒人之言，誠可畏也！

贊曰：隴山之西，幽陵之北，爰有戎夷，世為殘賊。二郭、二王，守珪、仙客，禦寇之

功，存乎方策。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